

飲冰室文集

四



飲冰室文集卷四目錄

戊戌集

說動

一葉

論中國宜講求法律之學

五

論湖南應辦之事

七

讀春秋界說

十四

讀孟子界說

十七

紀年公理上

二一

紀年公理下

二二

政變原因答客難

二四

譯印政治小說序

二九

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

三十

論戊戌八月之變乃廢立而非訓政

三六

論變法後安置守舊大臣之法

三八

康廣仁傳

四二

楊深秀傳

四七

楊銳傳

五十

林旭傳

五二

劉光第傳

五四

譚嗣同傳

五五

飲冰室文集卷四

戊戌集

新會 梁啓超 著

說動

合聲、光、熱、電、風、雲、雨、露、霜、雪、摩、激、鼓、宕而成地球。曰動力。合地球、與金、水、火、木、土、天王、海王、暨無數小行星、無數彗星、繞日疾旋。互相吸引而成世界。曰動力。合此世界之日、統行星與月、繞昂星而疾旋。凡得恒河沙數。成天河之星圈。互相吸引而成大千世界。曰動力。合此大千世界之昂星、繞日。與行星、與月、以至於天河之星圈。又別有所繞而疾旋。凡得恒河沙數。若星團、星林、星雲、星氣、互相吸氣、互相吸引、而成一世界海。曰動力。假使太空中無此動力。則世界海毀。而吾所處八行星繞日之世界。不知墮壞幾千萬年矣。由此言之。則無物無動力。無動力。不本於百千萬億恒河沙。世界自然之公理。而電熱聲光。尤所以通無量無邊之動力以

爲功用。小而至於人身。而血。而腦筋。而靈魂。其機緘之妙。至不可思議。否則爲聾聵。爲麻木痿痺。而體魄之彊隨之。更小而至於一滴水。一微塵。莫不有微生物千萬浮動於其中。否則空氣因之而不靈。蓋動則通。通則仁。仁則一切痛癢相關之事。自不能以秦越肥瘠處之。而必思所以震蕩之。疏濬之。以新新不已。此動力之根原也。

譚嗣同曰。日新烏乎本。曰以太之動機而已矣。王船山遂於易者也。於有雷之卦。說必加精。而微至焉。屯之所以滿盈也。豫之所以奮也。大壯之所以壯也。无妄之所以无妄也。復之所以見天心也。震之所以不喪七鬯。而再則泥也。罔弗由於動也。是故君子之學。恒其動也。吉凶悔吝。貞乎動也。易抑陰而扶陽。則柔陰與剛動異也。痛乎。有老氏者出。言靜而戒動。言柔而戒剛。鄉曲之士。給饘粥。察雞豚。而長養子孫。以之自足。而苟視息焉。固亦術之工者矣。烏知乎天子術焉。士大夫術焉。諸侯王術焉。卒使數千年來。成乎似忠信似廉潔。一無刺無非之鄉愿。天下言學

術則曰寧靜。言治術則曰安靜。處事不計是非。而首禁更張躁妄喜事之名。立百端。由是廢弛矣。用人不問賢不肖。而多方遏抑少年意氣之論興。柄權則皆頽暮矣。陳言者。命之曰希望恩澤。程功者。命之曰露才揚己。既爲糊名以取之。而復隘其途。既爲年資以用之。而復嚴其等。財則憚闢利源。兵則不貴朝氣。其朝夕孜孜不已者。不過曰制四萬萬人之動力。以成一定不移之鄉愿格式。悲夫。彼西人之哀我中國之亡於靜也。曰此不痛不癢頑鈍無恥者也。梁啓超曰。不通則塞。不進則退。亙古今中外無中道而畫之理。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又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曾子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此皆聖賢據世度衆生之大願力。日新不已。故悲閔其動之心。棲棲皇皇。足跡遍九州。其動之迹。其視柔靜無爲之旨。殆有大小乘之別。卽彼釋氏之爲教。衆以佛老並詆之。然其精意所在。曰威力。曰奮迅。曰勇猛。曰大無畏。曰太雄括。此數義。至取象於師子。而於柔靜無爲者。則斥爲頑空。爲斷滅。爲九十六種外道。卽其言靜之旨。不過以善其動。而徧

度衆生。與大學之以靜生慮。大極之以靜根動。同一智慧勇力。而卽靜卽動。本無對待之可名。楊氏術老氏者也。其意專主於爲我。夫孔氏戒我。而楊氏爲我。此仁不仁之判也。乃今天下營營於科目。孳孳於權利。似仙僞僞於豆剖瓜分之日。不過我之一字。橫梗胸臆。而於一二任俠之士。思合大羣聯大力。血淚孤心。議更庶政。以拯時艱。則必以喜事多事詆之。以曲利其守舊不變之私。此真老楊之嫡派。孔孟之蝨賊。釋氏之罪人。充其柔靜之禍。以戕種類毀世界有餘矣。其可爲太息痛恨者。孰有過於斯乎。

唐才常曰。西人以動力橫絕五洲也。通商傳教。覓地布種。其粗跡也。其政學之精進不已。駸駸乎突過乎升平。無可懼也。無可駭也。乃天之日新地球之運。而生吾中國之動力也。梁啓超曰。斯固然矣。然以吾所見吾中國者。微論其精其粗者。不可得也。何也。科舉不變。士欲動。而至庸極陋之時文縛之。鐵路不修。商欲動。而淹滯迂迴之舟車縛之。機器不興。工欲動。而笨拙蠱疏之刀鋸縛之。電化不講。農欲

動而勤苦胼胝之耒耜。綬之生一人卽予一綬。綬一人卽防一弊。故我聞西人之言。以爲中國防弊之法。至精且密。雖彼國千思萬慮。不能臻此境地。其意若有所諷刺也者。若自苦其民智難於控御。轉義吾中國也者。故法於越南。仍以越南之法治之。俄於朝鮮。仍以朝鮮之法治之。彼非有愛於越南朝鮮也。乃陰用吾中國防民之故智。綬之使不生其動力也。雖然。吾特怪吾四萬萬人之綬於士農工商之舊法者。言提其耳。而天聰之力。啓其扁而解脫之。則必色然怒。譁然駭。以謂吾安吾綬。而奚紆吾手足。破吾囹圄爲。於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事涉求新。輒生阻力。法圖稍變。必多業障。凡少年意氣。妄事更張。沽名市譽等語。不惜箝制。海內豪俠任氣之士。同歸漸滅。惟老楊柔靜爲我之徒。可以尸居養望。坐享老成持重之名。嗟夫。以全球之極熱極漲極速。以新其動力。而吾士夫方面懸壁。坐漆室。喪靈魂。尸軀殼。悠忽終年。以正比例求之。孰生孰滅。孰存孰亡。不待智者知之。今夫鳥大鵬搏九萬里。擊扶搖而上。鳳凰餐霞吸露。棲息雲霄之表。鵲雀則終身困藩籬。

餌糟繖。今夫獸麒麟騶虞。往來開化之國。以方仁者。獅象狻猊。縱橫萬壑。虎豹潛伏。羊豕則終身象圈莖。供刳絜。然則有動力與不有動力之存滅。可一言決矣。吾又聞之公理家言。凡生生之道。其動力大而速者。則賤種可進爲良種。其動力小而遲而無者。則由文化而土番而猿狖。而生理殄絕。初不謂然。繼而觀於獐獐獐。其食息起居。與猿狖無殊。其柔靜無爲。至老死不相往來。其去生理殄絕也幾何。則奈何忍以吾黨聰明秀特之士。日日靜之柔之愚之。不一毅然慈悲其願力。震盪其腦筋也。

今夫壓力之重。必自專任君權始矣。動力之生。必自參用民權始矣。雖然。吾觀羅馬之衰也。教皇怙其權力之私。戕賊平等之義。宗旨蕩然。而路德之動力生。法國世家之橫也。酷虐平民。慘無天日。而拿破侖之動力生。英人苛斂美民。罷不堪命。而華盛頓之動力生。日本大將軍之柄政也。君統民統。不絕若綫。而羣藩烈士之動力生。此以壓力生其動力者。事相反而實相因也。若夫中國則不然。壓力之重。

既不如從前之歐美日本。而柔靜無爲之毒。已深中人心。於是壓力動力。浸淫至於兩無。以成今日不君權不民權之天下。故欲收君權。必如彼得睦仁之降尊紆貴而後可。欲叅民權。必如德意希臘之聯合民會而後可。而尤必先廢愚民柔民之科目。首獎多事喜事之豪傑。盡網巖穴勇敢任俠之志士仁人。以激成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之憤不有身。爹亞畢士馬克之艱難措置。而後動力之生。國權之固。可得言也。

論中國宜講求法律之學

法者何。所以治其羣也。大地之中。凡有血氣者。莫不有羣。卽莫不有其羣之條教。部勒。大抵其羣之智愈開。力愈大者。則其條教部勒愈繁。虎豹天下之至不仁者也。而不聞自噬其同類。必其一羣之中。公立此號令。而不許或犯者也。何也。以爲苟如是。則於吾之羣有大不利也。此其理至簡至淺。而天下萬世之治法學者。不外是矣。其條教部勒。析之愈分明。守之愈堅定者。則其族愈強。而種之權愈遠。人之所以戰勝禽獸。文明之國。所以戰勝野番。胥視此也。古之號稱神聖教主。明君賢相。劬勞於席突。咨嗟於原廟者。其最大事業。則爲民定律法而已。孔子聖之神也。而後世頌其莫大功德。在作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有治據亂世之律法。有治升平世之律法。有治太平世之律法。所以示法之當變。變而日進也。秦漢以來。此學中絕。於是種族日繁。而法律日簡。不足資約束。事理日變。而法律一成不易。守之無可守。因相率視法律如無物。於是所謂條教部勒者。蕩然矣。泰西自希臘

羅馬間。治法家之學者。繼軌並作。賡續不衰。百年以來。斯義益暢。乃至以十數布衣。主持天下之是非。使數十百暴主。戢戢受繩墨。不敢恣所欲。而舉國君民上下。權限劃然。部寺省署。議事辦事。章程日講。日密。使世界漸進於文明大同之域。斯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春秋之記號也。有禮義者謂之中國。無禮義者謂之夷狄。禮者何。公理而已。以理釋禮乃漢儒訓詁本朝之焦里堂凌次仲大闡此說義者何。權限而已。番隅韓孔菴先生有義說專明此理

今吾中國聚四萬萬不明公理。不講權限之人。以與西國相處。即使高城深池。堅革多粟。亦不過如猛虎之遇獵人。猶無幸焉矣。乃以如此之國勢。如此之政體。如此之人心風俗。猶囂囂然自居於中國而夷狄人。無怪乎西人以我爲三等野番之國。謂天地間不容有此等人也。故今日非發明法律之學。不足以自存矣。抑又聞之。世界之進無窮極也。以今日之中國視泰西。中國固爲野蠻矣。以今之中國視苗黎。獠獍及非洲之黑奴。墨洲之紅人。巫來由之櫻色人。則中國固文明也。以苗黎諸種人視禽獸。則彼諸種人固亦文明也。然則文明野番之界無定者也。以

比較而成耳。今泰西諸國之自命爲文明者。庸詎知數百年後。不見爲野番之尤哉。然而文明野番之界雖無定。其所以爲文明之根原則有定。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備而愈公者。則愈文明。愈簡陋而愈私者。則愈野番而已。今泰西諸國。非不知公之爲美也。其仁人君子。非不竭盡心力以求大功也。而於國與國家與家人與人。各私其私之根原。不知所以去之。是以揆諸吾聖人大同之世。所謂至繁至公之法律。終莫得而幾也。故吾願發明西人法律之學。以文明我中國。又願發明吾聖人法律之學。以文明我地球。文明之界無盡。吾之願亦無盡也。

論湖南應辦之事

今之策中國者。必曰興民權。興民權斯固然矣。然民權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權者生於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權。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權。是故國即亡矣。苟國人之智。與滅我之國之人相等。則彼雖滅吾國。而不能滅吾權。阿爾蘭之見併於英人是也。今英倫人應享利益。阿爾蘭人無不均霑也。即吾民之智。不能與滅我之國之人相等。但使其智日進者。則其權亦日進。印度是也。印度初屬於英。印人只能爲第六七等事業。其第五等以上事業。皆英人爲之。凡官事私事莫不皆然如一衙署則五品以上官皆英人一公司則總辦幫辦及高等司事皆英人也近則第二等以下事業。皆印人所爲矣。其智全塞者。則其權全亡。非洲之黑人。墨洲之紅人。南洋之機人是也。此數種者。只見其爲奴爲隸。爲牛爲馬。日漸月削。數十年後。種類滅絕於天壤耳。更無可以自立之時矣。夫使印度當未亡之時。而其民智慧。即能如今日。則其蚤爲第二等人也久矣。使其有加於今日。則其爲第一等人也亦已久矣。

是故權之與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權。必以塞民智爲第一義。今日欲伸民權。必以廣民智爲第一義。湖南官紳。有見於民智之爲重也。於是時務學堂之設。意至美矣。然於廣之道。則猶未盡也。學堂學生。祇有百二十人。即使一人有一人之用。其爲成也亦僅矣。而況此輩中西兼習。其教之也當厚植其根柢。養蓄其大器。非五年以後。不欲其出而與聞天下事也。然則此五年中。雖竭盡心力以教之。而其風氣仍不能出乎一學堂之外。昭昭然矣。故學生當分爲二等。其一以成就遠大。各有專長。各有根柢爲主。此百二十人是也。其一則成就不必其遠大。但使於政學之本原。畧有所聞。中外之情形。無所闇蔽。可以廣風氣。消阻力。如斯而已。由前之說。則欲其精。由後之說。則欲其廣。大局之患。已如燎眉。不欲湖南之自保則已耳。苟其欲之。則必使六十餘州縣之風氣。同時並開。民智同時並啓。人才同時並成。如萬毫齊力。萬馬齊鳴。三年之間。議論悉變。庶幾有濟。而必非一省會之間。數十百人。之局可以支持。有斷然矣。則必如何然後能如此。就其上者言之。